



#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潘妍廷**

就讀系別：**醫學系二年級**

得獎作品：**界線**

得獎感言：

從興趣變成習慣再變成比賽，不變的是對寫作的鍾愛。  
謝謝老師們的肯定。

「再來一根菸吧。」臺大醫院外的老煙槍們，總是倚著這座存歿共置的堡壘、輾著那條鮮黃醒目的禁菸線如是說著。慘白色香菸一根接著一根在一隻接著一隻泛黑粗糙的手上被點燃，灰燼無力而墜，陳屍一地，菸霧自吸吐之間濛濛而散。不堪其擾的嗅覺神經，總迫使醫學生的海馬迴嘔出解剖室裡那些從福馬林被喇然抽出的病態肺臟，和醫學原文書上密密麻麻的疾病專有名詞，全都黑得令人窒息。原來尼古丁混著死亡，是這種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氣味。

雖唯恐不及，仍有難以避之的時候，我們很難定義那是好的時候，或是不好的時候。某個走返宿舍的傍晚，急診門口又如往常菸霧瀰漫，難聞得讓人想逃。此時，迎面而來的是一張吐霧的嘴，同時吐出一句：「爸若死，是欲安怎？出山的錢攢好未？」明明是濃厚的中年閩南男音，語氣卻淡得讓那口煙甚至不帶氣味，「猶未。」許久，另一張相像的面孔答道，也緩緩嘆了一口無味的煙，「借，嘛著愛借，我閣從看覓。」雖唯恐不及，人生仍有難以避之的時候，我們希望那是好的時候，卻又不得不坦承那是不好的時候。

菸味倏然無蹤，他們真正擔心的不是死亡。

兩支煙頭的火忽明忽滅，像極了閃爍的露天老式電影，放映著悲傷的默劇，無語的空氣凝結出一絲酸楚，時間於是推著輪軸，纏滿愁緒的膠片在上頭轉呀轉……，如我那天的步伐，很慢很慢；如那對中年兄弟抽的菸，很慢很慢。最後，煙熄了，戲散了，卻沒有觀眾知道：老父親走了嗎？錢借到了沒有？兄弟倆在未完的故事裡，過得好不好？

前陣子，適逢九合一大選，我的同溫層在同溫層裡大肆檢討著同溫層，聽起來就像踩著禁菸線焚起菸草一樣滑稽。身為臺大醫學生，我們被詡為全臺灣最會讀書的一群人，絕大多出自幸福無虞的家庭，朝光明安穩的未來走去。儘管有久居同溫層的自知之明，我們仍然很難在溫暖的此地，想像廣義而刺骨的彼方。從學期中寥寥幾門人文與生死學，我天真的以為死亡已是這座巨塔最難解的題，然而，當醜陋的現實攤於眼前：經濟壓力無法喊停，情感糾葛沒有終期，死亡是不是反而歸屬於一種灑脫的結束……？立杵那些在黃線上人們，是踩著禁令，抑或是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抽的是寂寞，還是咀嚼著無盡的莫可奈何？究竟，還有多少比死亡更難過的關？自問而無法自答的眩惑重重襲逆而來，在腦海翻攪得、殘碎得不成樣子，全都黑得令人窒息。突然覺得人根本渺小如屈服的菸灰，只有認輸的宿命。

臺大醫院無疑是生命的車站，有些人從這裡出發，有些人到這裡結束，有些人在這裡相遇，有些人在這裡別離，旅途中的脫軌或失速，又該讓人何去何從？我們在這裡體驗著世間加總的幸福，而同時，另一群人體驗著世間加總的苦難，我們所認知的同理心，淪為一種自以為是的瞭解。我不禁想起那道鮮黃醒目的禁菸線，與那些菸霧茫茫裡朦朧的身影，同溫層的界線如此鮮明亦模糊，如同白袍與襪襪間的漸近線，我們在界線左右走慢了彼此的思緒，卻始終無法跨入對方的世界。

關於世界上可駭的東西，死亡終究有著模糊的排名。